

《重返·狼群》：纪录片，有了一个好兆头

◆ 刘巽达



这是一部“粗糙的纪录片”，记录的是如下“故事”：美女画家李微漪在一次草原采风时意外收养了狼王遗孤，为其取名格林，并带回成都喂养。但繁华的都市无法容纳一匹野性的草原狼，李微漪带着格林重返草原，一路追寻狼群的踪迹，历经严寒酷暑，终于目送它成功重返狼群……

电影《重返·狼群》已于近日上映，讲述了狼王遗孤“格林”从城市重返草原的故事。

说它“粗糙”，乃是因为编导演皆为“圈外人”。他们自编自演自导，所用摄影设备俨然是家庭DV，因此画面显得粗糙。可是你会情不自禁地忽视这些“粗糙”，因为这对情侣不是在用镜头记录，而是在用生命记录。他们情系小狼，人与狼的一切安危均系于小狼格林的命运。在极其细腻感人的记叙中，你会不由自主地忽略“业余水平级”与“专业水平级”的差异，身心沉浸在人与狼的互动中。

好几处令我动容。比如——有一日，女主与格林外出，在小河边，女主脚踝受伤。茫茫草原，如何回去？这时，但见动人的一幕发生了：格林在团团转了一阵后，忽然跑开去，在远处找到一匹马，先是不断用身体推动，后发现此法不行，居然开始尝试用狼嘴咬住缰绳，然后慢慢牵引……经过40分钟的腾挪，格林终于将马牵



到了女主身边，并用嘴将缰绳递给女主手中。看到女主跨上马背，它才雀跃着同行……

还有一幕：当男女主人公所带的食物快要断绝时，有一天发现了小狼格林的“藏食处”——它把逮到的野物藏在白雪覆盖的某处，供自己需要时随时挖出来充饥。但饥饿之下，女主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把格林的食物挖

出来烧烤了。不一会，格林来到了藏食之处，当发现野物失踪后，它遥望着主人的屋子，若有所思，似乎恍然大悟。我起初有点担忧，这“狼性”一旦发作，会不会六亲不认？它们在面对食物时，经常是不顾一切的。然而后来的镜头却是，当格林再一次逮到活物后，依然将它“藏”到原地，它是在为主人分忧呢……

影片的最后部分也很感人。主人公发现，盗猎现象严重得无以复加，盗猎者不但在草原明火执仗地猎杀，还堂而皇之地将国家保护动物公开销售。在一家店里，女主抚摸着用几百张狼头皮做成的兽皮制品，仿佛在抚摸着自己的格林，她在愤怒、感慨和无可奈何之际，差点想放弃“放狼归山”。然而当她看到狼群的时候，还是不容置疑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虽然把格林留在身边会给它带来安全，避免被盗猎的危险；但格林是大自然的儿子，好不容易等到狼群集结的冬天，一旦错过了，就会磨损更多的野性。于是主人公在做“生存”还是“自由”的选择题，仿佛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回答“生还是死，是一个问题”。最终，主人公毅然决定，狠狠心告别格林，让它融入狼群，回到自然……

一切细腻而又感人，“演”起来得心应手。正是因为拍摄者自己就是“剧中人”，所以他们用不着表演，只需要本色表现：戏谑、对视、说话、唱歌、嚎叫、互动……拍摄者用时间和生命，唱响了一曲生命之歌，给中国的纪录片刮来一股清新之风。为此，我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致敬。

同时也颇受启发：那些关在屋子里用所谓的脑力激荡拼凑、胡编乱造的影视片，永远不及源于生命冲动的民间原创作品，纪录片的希望在民间。只要人们拥抱生活，释放生命活力，有无限的题材可以表现。《重返·狼群》给观众带来莫大的惊喜，它是一个极好的预兆。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文艺评论」

虽然电影本身质量管理还是在水准之上，但是直到片尾字幕上完，我都没有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为什么这部日本电影能引发那么多人排那么长队蜂拥而至？

从《昼颜》电影版的创作思路和商业规划上，看得出幕后操盘者对内容IP的认知和运营的缜密与精明。IP产生于内容，但不是所有内容都能成为IP，也不是所有IP都能带出工业化衍生产品。《昼颜》的IP体系之所以能够成立，首先是原作本身内容建设大厦的地基选址独到：剧中主要的爱情线是关于男女主人公之间隐忍但不被社会祝福的爱情。编剧导演用大量生活细节的累积、合理的情节场景设计、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发展脉络铺陈，将纯真真挚的体现到极致，以至于到最后，当这样的爱情和现实碰撞时，产生了极强的冲击力也就顺理成章了。两位女主人公人格的丰富和人性的复杂，以及片中女性对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的追求，还被社会学者认为迎合了东亚文化圈女权主义的觉醒潮流。地表之上是精致的戏剧结构，地表之下是精准的社会脉搏，这样的内容产品才具备了IP的基本要素：可供多维度品鉴的故事内核以及可供多视角传播的社会话题，在此基础上，编剧、导演、演员的专业能力充分体现，内容IP的原力就基本形成了。

但也许是过于照顾粉丝对于男女主人公的爱惜，电影的不足之处其实非常明显，在戏剧中，环境的反作用力是塑造人物关系和性格的灵药，负面力量的能量，决定着正面形象的丰富性。但影片

《昼颜》：热风中一支玻璃芦苇

◆ 戴钟伟

除了男女主人公小清新的纯爱情感线外，其他支线节奏都显得气息不畅：餐馆老板粗犷豪放外表下的通情达理，和散布流言的动机之间缺少逻辑关系；餐馆店员以及卖鱼的摊贩等小城居民得知纱和是小三，莫名强烈的卫道士猥琐心态，与后来忽然感同身受的和解之间，更是缺少必要的关联。也许是觉得这些负面因素都难以构成核心反作用力，电影《昼颜》里将男主人的妻子塑造成了一个外表知书达理，内心偏执刻薄的怨妇，且不说其人物心理发展的现实合理性，就说最后以最后三十分钟疯狂的嫉妒报复来摧毁之前一个半小时清新的纯爱心路，整部电影无论是从表层的戏剧结构上，还是深层的社会思考上，都出现了断层式的割裂与崩塌。有人说，这是导演以此方式在三观不正的道路上来了个急刹车加猛回头，而我以为，本片整体表达上的断裂，其实和目前很多IP延伸作品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那就是成于IP之后，以为只要延续IP的主要呈现元素，保持固有的表达符号，就可以无往而不利，却忽略了内容IP的特殊点就在于，接受者不仅接受你诞生的合理性，也对你成长的合理性有更高的诉求。

一个好的内容IP如风中花蕊，得之不易，但摧毁一个内容IP也许只需要一次不小心的培土，或是下一阵风粗野地吹过。看完电影《昼颜》，我眼前浮现的，是一支IP热风中的玻璃芦苇。很精美，但也很脆弱。

图书漂流：不要让无谓停留淹没爱心

◆ 邵天骏

阅读早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尤其在各类图书馆、大小书店和文化场所，阅读事实上已经成为弥漫着书香味的一大人文景观。而在有些街镇、图书馆和企业，为满足部分有阅读需求又寻觅困难或囊中羞涩的读者群体，有关部门适时推出了受到读者欢迎的图书漂流活动，一时“洛阳纸贵”。这种被誉为“文化微旅行”的爱心小船，却时常会遭受风浪的侵袭，在无谓停留的无端挤压下有的无奈地败下阵来。于是，图书的漂流数量越来越少，读者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阅读特别是阅读经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奢侈”的象征。

其实，图书漂流的初衷是减轻读者的寻觅及购书压力，减少图书的周转环节，简化借阅的固有模式。读者既可以将家中多余的图书放到流转区内，也可以将自己所需图书带回家里阅读，通常是一本一借或两本一借。而图书的种类相对较杂，不过文学书籍在其中占据着较大部分，有些还是经典图书。按理说，图书漂流，图书总的数量应该是基本保持平衡甚至是只多不少，尽管借阅拿取的读者比较多，但不时免费补充进来的图书也不少，因而总体上并不缺乏图书。可是在有的地方，事实上并非如此。有的读者自从取走比较热门的图书后，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抑或是将其束之高阁，等到有空时再偶尔拿出来翻翻。如此现象，被人戏称为漂流的图书在某个读者手中无谓地停留了。

这种人为拖延的结果，造成了还书没有一定的“时间表”，甚至图书可能永远到不了下一位读者手里。这其实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却在图书漂流中时不时出现。正是由于一些图书的无谓停留，让原本的漂流之“美”影像变得渐渐模糊起来，使之有点难以看清，其功能也多少打了折扣，进而出现了漂流的某种困惑。而之所以困惑的出现乃是无谓停留淹没了爱心，致使一件好事无形中走了味。

其随之带来的相应后果是，图书的总体数量持续走低，读者的人数也做起了减法，图书漂流因此难以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应该说，好书共享的思维模式突出了共享的理念，其本意自然是不错的。然而对有关方面而言，图书漂流虽有相关的借阅制度辅佐，但只要执行流于形式，或者相信读者借阅后不会无谓停留，效果就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失望大于希望。读者的素质决定了图书漂流的最终走向，因而进行简单的签名登记和告知借阅周期还是需要的。当然，有关图书漂流的组织者根据摸底和读者信任度分析，采用三无借阅方式即“无需借书证，无需付押金，无需确定借阅期限”也未尝不可，关键还是要构建人与人之间信任度上确保图书漂流的顺利进行，不让无谓停留带来干扰。要是不能较好地做到这一点，自然“丑话还需说在前”。

在图书漂流过程中，最怕的是无谓停留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这就等于图书的漂流功能已经明显降低，或者人为地消失了。一两本图书沉寂还算不了什么，可要是达到引发“警戒”的触点，就是一个问题，它损害了图书漂流的基本原则，也有违图书漂流的初衷。所谓漂流，通常是指“漂在水面随水浮动”，本质上是动而不静。这就要求图书漂流能够始终处于流转状态，而无谓停留则恰恰相反，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停止”，甚至是一潭死水。这与图书漂流的基本流转要求是不相符的。

通过具有一些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爱心传递，图书漂流带来的是一种能够感受相应文化魅力的公益性尝试，读者的阅读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有的还取得了事半功倍的积极效果。由此看来，在现有条件下，有针对性地确保图书漂流合理流动，实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把图书漂流活动持久健康地开展下去。只要措施到位，方法得当，完全可以成为读者又一个借阅选择的畅通渠道。